

五十歲那年，我首次回到久別的越南，當年的堤岸現已改稱胡志明市；我去探望我的母校知用，現已易名為李鋒。一切的一切，人和事都已面目全非。

來到校前，已不復當年的樣貌。校門，那時是站著風紀隊，頭上帶著童軍帽，白衣裳繫上藍領呔，守著每一個進口的地方。老師行過，站崗的風紀隊要立正敬禮照軍人的模式來辦。但是現在，左右兩邊望，都看不見了，是不是來錯地方呢？我跟自己說：地方沒錯，只是時間不對罷了。

校園，以前有個花圃，中央放著唐富言校長的銅像，我讀書的時候，是從銅像所刻的碑文認識唐故校長，我並沒有見過唐校長的真人，碑文上面說唐故校長自稱自己是名園丁，耕耘華文教育的工作，多謙卑多有抱負的人啊！但現在花圃不見，教華文的已改為教越文。

禮堂，當年考試坐的那個地方，是一個莊嚴的道場，走進去會教人肅然起敬，有“知止有定，用之則行”的校訓，有一副“三”和“六”的對聯，是講些什麼已記不起來了。有孫國父和蔣總統的莊嚴巨像，很有政治色彩，而現在不見，都已改建。

我一邊走一邊回到當年，在這裏有兩排課室，還記得遠不遠就放個痰盂，那時不覺得難看，現在想來，覺得奇怪，為什麼不放個垃圾籬來給學生丟垃圾？卻是放痰盂！莫明其妙！

我很想去看賣小食的合作社，為的是回味一下當年饞嘴的自己，下課鈴一響就趕著去合作社，有時是喝瓶汽水，有時是吃塊糕餅。

還有圖書館，要走很多步梯級才能到高高在上的圖書館，現在已不見。印象中，那個時候上圖書館的人不多，可能是因為那些書都藏在鐵窗後面，學生不能隨意拿書來翻看，書是很珍貴，並沒達到普及的地步。我記得是要在指定的時間才可以借書，由管理圖書館的蘇老師手裏舉起一本一本革命烈士傳記，學生看上哪一本就舉手，然後要填借書卡。

不知怎的，講到借書我想起管理圖書館的蘇觀生老師，他坐在書堆裏頭一定看書不少，就是不知道那些書本對他起過什麼作用？因為從管理圖書館讓我想到毛澤東年輕的時候是名圖書館管理員，負責管理某某大學圖書館的書，後來卻能發施號令，帶動解放軍，染紅大陸，改造中國。想想看，翻書的力量真不可思議。

我讀書的時候，一般的學生是很少上圖書館，反而最多學生去的地方是操場，四個籃球架都被打籃球的人佔著，球場是七瘡八孔，稍不小心摔個跤就皮破肉傷，但學生們對此玩意樂此不疲。

啊！還有音樂室，怎忘得了時常為我們彈鋼琴的吳老師呢？下課時間，一看到音樂室的門打開，女生們就會擠進去，央求吳老師彈鋼琴，再索求拿個麥克風來唱歌。有時，吳老師會把歌聲錄起來，再播放出來給大家聽，我們就很開心很開心。音樂，很是奇妙，也真是美妙。

今期校刊，徵求有關知用情的文稿，我不自量力的把我就讀知用由幼稚園到高中的十四年情懷寫成一千五百字，知用情其實很像互聯網，什麼都包括在內，豈是我這區區數言能盡？點點滴滴，還有學校門口的小食檔，賣三色紅豆冰的雪水檔，賣牛肉丸的大叔，醃鹹酸水果的阿伯，賣涼粉的，榨蔗水的，都給我引發無限的思憶，並且還結成一個又牢又實的情網。

2013年知用全球大聯歡，謹以此文憶念我校。（完）